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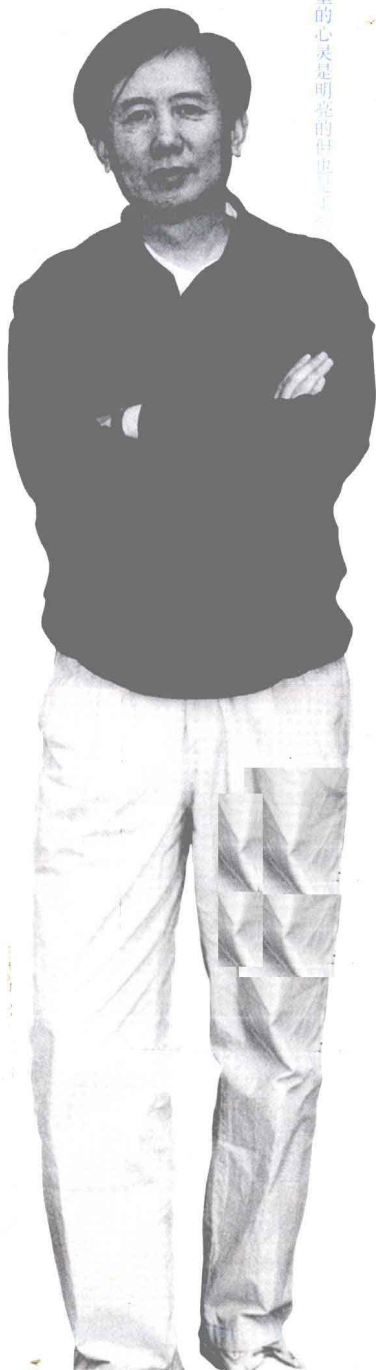
目光

张之路谈艺录

儿童电影能保持着相当的文化

张之路 著

儿童的心灵是明净的但也是复杂的



天天典藏·张之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目光

——张之路谈艺录

张之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 天 天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光:张之路谈艺录/张之路著. —北京:天天出版社, 2011.4
(天天典藏·张之路)
ISBN 978-7-5016-0294-0

I. ①目…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理论—中国—当代—文集②儿童文学—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7.8②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539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美术编辑:康健 罗曦婷
责任印制:史帅

地址: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综合办公室:010-64167025 传真:010-64169902
发行部: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book.com>
E-mail: tiantiancbs@163.com

印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
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8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978-7-5016-0294-0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张之路，著名作家、编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安徒生奖获得者（2005年），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获得者（2006年），并被IBBY中国分会任命为中国促进儿童阅读行动大使。

主要文学作品有《霹雳贝贝》、《第三军团》、《魔表》、《奇怪的纸牌》、《疯狂的兔子》（又名《极限幻觉》）、《傻鸭子欧巴儿》等，其中多部作品收入“天天典藏·张之路”系列。小说《羚羊木雕》被选入中学课本，童话《在牛肚子里旅行》被选入小学课本。

主要影视作品有电影《霹雳贝贝》、《乌龟也上网》等十部及电视连续剧《第三军团》等，并著有电影理论专著《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

目 录

文学篇(上): 心路

男人与男人的对话	3
“得意忘形”如是说	5
纽扣对我的启发	9
我和我的《羚羊木雕》	12
我的《在牛肚子里旅行》	19
《小猪大侠莫跑跑》创作手记	22

文学篇(中): 评书

《埋在树下的笔》赏析	31
“五人谈”的魅力	34
一本父母和孩子共同阅读的书	37
“大自然在召唤”的回响	40
温馨的守望 ——为“蓝宝石丛书”作序	44
读郑春华的作品	49

读《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51
锋利与迟钝之间	
——《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作品B卷》···	53

文学篇(下): 声音

我看当前的儿童文学	59
为繁荣科学文艺鼓与呼	62
二〇〇三年童话创作印象	66
拿什么感动你, 我的孩子!	
——第十三届国际安徒生奖大会上的发言	69
阅读与责任	
——给作家班朋友的信	85
中国儿童文学的目光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全国儿童文学理论 研讨会”上的发言	89
珍惜才情	97
动漫和文学	100

人物篇: 赞歌

话说夏有志	107
潇洒而深刻的常新港	109
永存童心孙幼军	112

走出三维空间	
——记特级教师马芯兰	116
样片，还没有剪接	
——记电影导演谢飞的成长	132
屏幕后面的“阿信”	
——访小阿信的配音演员张桂兰	154
走近浦漫汀老师	157

电影篇：呼唤

《美丽人生》和并不美丽的人生	165
我写《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	167
我写《危险智能》	170
论“成长电影”	175
中国儿童电影的喜与忧	
——在“国际儿童电影年会”上的发言	198
中国儿童电影观感（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六年）	201
我写科幻电影	214
我写《乌龟也上网》	217
中国科幻电影：路漫漫兮修远	221

访谈篇：感悟

童话·幻想·小说

——张之路与记者唐兵的访谈	229
感悟儿童文学	
——张之路与马力教授的访谈	240
在儿童文学之路上飞翔	
——张之路与记者苗卉的访谈	256

文学篇(上)

心 路



男人与男人的对话

小说《题王许威武》从一九八六年发表到现在有十年了。《中国校园文学》的编辑们让我把它重新拿出来见见今天的读者，我很感谢！我希望它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给你们一种陈旧之感。

我写这篇东西有两点是注意了的。第一，就是对人物的把握和刻画；第二，就是让情节有些跌宕起伏。有了这两点就能吸引读者看下去。有了“文”，才能载“道”。也许可以这样说，“文”有了，“道”也就含在其中了。

这篇小说写了两个男人的矛盾和友情。两个男人个性都很强。我们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人？如果大家冷静地想一想，好像小说里的人有点“个色”（北京人说人古怪的时候，常用这个词），这样的人不多。我在写的时候，有意地将两个人的性格朝极端上推，但看过小说的人并没有提出“虚假”的问题。他们认同了我在生活中提炼的人物精神和本质。

所以我认为神似比形似是更加重要的东西，起码这也是一种写法。

摄影为什么永远不能替代绘画，我想也是同样的道理。

常见报刊和电视里呼吁：现在小学的男老师太少了，会影响孩子们的成长。我也颇有同感，但我以为这不仅是一个缺乏男老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缺乏阳刚之气。当然，我们只能有这样一种感慨，却没有能力和水平把它说清楚。我写了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小伙子也出于这样一种心情吧。就像老山羊的胡子长不能代表它有学问一样，光有一副冷峻的面孔和一脸胡子也不能代表你就是男子汉！我写男人时没敢在这方面太较劲儿，只是努力做到分寸把握准一些，和谐一些，恰当一些……因为听好多人说，这样写到位了，就可以产生美！

原载《中国校园文学》



“得意忘形”如是说

从来没有写过创作谈之类的文字，因为谈自己的作品是很困难的。创作是个很奇怪的心理过程，许多关键的地方说不清，道不白。不写，还可以给读者和朋友留下谦虚、谨慎、含而不露的想象，就好似在月色中观景，朦胧、幽深，故而美——及至太阳出来，一切一览无余，反倒没有什么味道了。

这次接到《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热情诚恳的来信，忽而觉得写写也无妨。干吗那么矜持？随便谈谈，让人觉得此人不过如此，也很一般，也很浅……于是自我安慰说，这也是一种坦诚，一件快乐的事。

当然，仅就以上一段文字，恐怕就已向人显示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得意忘形”的心态来。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聊天呗！

就说说“得意忘形”吧。

“得意忘形”四个字近来多用于贬意，约定俗成，形容人高兴得失去常态，忘乎所以，其实这不是“得意忘形”的本意。

《晋书·阮籍传》中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意思是说，当他有所领悟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元人鲜于必仁小令集《折桂令·严客星·画》〔北双调〕中也说：“得意忘形，眼光迢遥。”

所以，我以为“得意忘形”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人在有所领悟的时候可以忘记自己的存在，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如果得到了事物的真谛、主旨，与自然融为一体，那又何必拘泥事物外在的形体，而刻意追求那已成定局的表现形式呢？

中国的写意画饮誉世界，那山峦，那流水，那花卉，离它们原来的形态无不相距甚远，或夸张，或变形，或简约，或抽象，但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我还要说，“得意忘形”也是艺术创作中一种很高的境界。老庄哲学中那个变化成蝴蝶的故事，把“得意忘形”推到了一个经典的高度。说实在的，我也想那样自由，那样悠然……可惜，可望而不可及，我只能做做追求，稍得其意，略忘其形而已。

如果非要说的话，这便是我创作那几篇有些“忘形”作品时的心态。

任何一个作家在动笔的时候，没有不“得意”的，只是深浅不同。尽管我说了“得意忘形”的好话，“得意”可以“忘形”，但我认为“得意”也不一定非要“忘形”不可；即使“忘形”，方式也是千差万别——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的路数。

下面谈谈《空箱子》。

我有感于知识的贬值带来教育的萎缩，当以往的表现不能较为自由地表达我痛心疾首的情感，于是选用了近于怪诞的手法。这种表现方式使我在承接组合时不必拘泥以往的逻辑（爸爸和儿子居然有心理感应）。这种方式可以使我把人物的怪异推到极处而不会受到读者的排斥（汤小年来无影去无踪，早慧得近于妖人）。这种方式使我在行文和对话上较为自由，不必为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取舍而大伤脑筋。

但，我所表现的主题是实实在在的，读者能读懂，能理解，这是作品的重要支撑点。

文章在结构方式上，我以为大框架怪诞而细节真实的办法可取，大框架真实而细节怪诞离奇也是可行的。

我有时很奇怪地感到有的小说离生活太近，而有的童话又离生活太远——太远了则看不见，太近了又看不清。

我总想找一个不远也不近的位置。我力图让作品造成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是而非的氛围。因为不真不

实使人陌生，而太真太实既不能给思想和情感以自由表达的机会，也不能给读者带来欢娱。

如果和以前的文学相比，怪诞小说跟《聊斋志异》的文体倒十分相似。

我有个很不好的毛病，我不愿意听那种信息量密度很小的谈话，以至于当场打断。即便在听，也是出于礼貌，但心中在极力克制。我在创作中也希望更尖锐地，更本质地，更智慧地，更淋漓尽致地表达情感，可有时又想，我不感兴趣的地方可能就是铺垫，可能就是描写，正是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的作品是否太直，太粗线条，太直奔思想，写作时，我常常被搅在这样的困惑之中。

我希望严肃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可读性，尤其是儿童文学。我应用怪诞的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造成文章的跌宕和新奇，使许多过于严肃甚至沉重的题材显得洒脱一些，尤其是在这些题材已被作家们写过很多写了许久的時候。

1989年4月31日于北京

原载《儿童文学选刊》



纽扣对我的启发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字叫《纽扣》，最初发表在《东方少年》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号上，后来被《小说选刊》选载，受到好评。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我得益于两点。

有一年冬天的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商场买东西，看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妇女在买完点心付钱的时候缺五分钱，于是她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就是没有这五分钱。她满脸通红，表情很尴尬。要知道，一九八四年的五分钱比现在的五分钱要珍贵多了。我走上前去，递给她五分钱。她连连摆手说：“我有，我有……”

接下来，我便奇怪地看着她的手在外套的扣子上摸来摸去，最后我惊异地看到她将一粒扣子揪了下来。那是那种被称作包扣的扣子——里面用普通的扣子或硬纸铰成圆形做芯，外面再用布料包好，缝在外表上。她将布料打开，里面出现了一个五分钱的硬币……她拎起点心包走了。